

## 家國家社會

# 廖正豪部長的二十四年台大生活

林秀美

4

「彰顯正義，除暴安良」這個精神我很敬佩，從歷史章回小說的影響，

再加上我自己家庭環境，所以很自然地就覺得這個社會的不公不義，我們要把他消除掉，善良的人應該給他合法的保障。

廖正豪部長在台大求學長跑二十四年，這期間他創造了很多第一，各項考試榜首、全國最年輕的法官，博士班十六年的「年資」……，小小年紀即有明確的生涯規劃——立志做個法律人，惟有步入公職是他這一生最大的「意外」。

二十歲的司法官，四十五歲的博士候選人

「我是第一志願進台大法律系法學組」。由於中學時代對法律的高度興趣，他大學只選填五個志願：台大法學組、司法組、政大、中興及輔仁的法律系，因為當時只有四所學校有法律系。

入學之後有計劃地準備各項考試，大二即考上高考，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司法官，據當時報載，輿論傳頌多時。大三參加教育部留日考試，大四高考律師及格，同

時也考上研究所。在碩士班讀書期間，跟隨一位洪律師見習半年後，自行開業。民國六十三年，台大招收首屆博士班，考入後兩年內即修完學分，卻因律師業務繁忙和其後擔任公職要務不斷，未及提出論文就結業了。想想心有未甘，於是七十二年再以榜首考上，然而這次卻面對工作上更大的挑戰，當時先後任職省府法規會兼訴願委員會主委及行政院第一組組長，受命辦理解除戒嚴、開放黨禁、中央民代退選、地方自治法治化和改善社會風氣等革新專案，擔任新聞局副局長期間，又主持對美著作權談判；轉眼間畢業期限又將屆，這次他下定決心要完成論文，適逢當年春假較長，他也有較完整的時間，於是花了十個整天，沒命的寫稿，寫到手腕韌帶受傷，整隻右手臂痛足足看了兩年醫生，終於取得博士學位，這時已經是民國八十年，他四十五歲。

「大學部四年，碩士班四年，博士班兩個八年抗戰，加起來二十四年。」部長笑說可以列入金氏世界紀錄了。他在台大求學二十四年的紀錄肯定空前絕後，無人能及；然而更令人折服的是他執著和鏗而不捨的精神。

讀書講求融會貫通，現實環境促少年立志

細數他的考試經歷，不論是入學考還是執業資格考，

無戰不捷，同學稱他「廖高考」，旁人羨其天資聰穎，他則謙稱幸運。其實他講求的是方法，「怎樣真正把書讀進去很重要，一本書要先熟讀，如果好幾本擺在一起，看起來很有學問，但讀到最後讀什麼都搞不清楚，至少讀三遍，就把整個架構思想體系都掌握住，然後再參考其他的書」，最終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架構。

憶及當年在宿舍同窗共讀的情形，部長頓時神采奕奕，彷彿回到過去。他說常常天還沒亮，就會有人 morning call，一吆喝大家各就各位讀書去，每個人方法

都不一樣，他有一位同學，每次都走到法學院水池邊背法條，也許有趣，

但不夠方法，他則是法條配合書本比對著看，講求融會貫通。

同儕間的情誼令人

多。由於住宿的同學多來自中南部，家庭環境及出身背



回味良

景較接近，彼此都能相互扶持，現在仍有不定期聚會，還能席開兩桌，很有人情味。平常很少應酬的部長，一定參加同學會。他說他不喝酒，有一次將朋友送的酒帶去同

學會分享他人，沒想到從此以後凡是開同學會，慣例由他帶酒去。

不論求學或就業，他總是比人早一步。問他何以年少即有明確志向？歸結說來，父親為人所樹立的典範、閱讀章回小說的潛移默化，以及對現實環境的了解都有關係。

父親在日治時代接受高等科教育，到各地經商，也當過民意代表，是一位受大家尊重的士紳，這樣的典型深留在少年心中。

早先嚮往文人風雅，立志作文學家，寫詩、作詞、投稿，尤其喜歡章回小說和歷史故事，雖然沒有成為

作家，長期閱讀所累積的中文實力，不僅讓他在各項考試國文科獲得高分（司法官考試高達七十五分，當年七十分以上的只有三人），對於他正直人格特質的形塑

具有莫大的影響力。

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老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莊子》，甚至施公、包公和彭公奇案他很早就看過了。他自述看的次數最多，受影響最大的歷史人物是《三國演義》的關公。國一即讀過三次以上，滾瓜爛熟到可以為故鄉的老先生們講古。「彰顯正義，除暴安良」這個精神我很敬佩，從歷史章回小說的影響，再加上我自己家庭環境，所以很自然地就覺得這個社會的不公不義，我們要把他消除掉，善良的人應該給他合法的保障」。

初上高中，對國家當時艱難處境有所體會，所以改志要做外交官貢獻國家。高二時，對地方上強凌弱、眾暴寡、不公不義的現象更是不平，潛藏心中一股濟弱扶傾、行俠仗義的熱情與胸懷逐漸釋放，遂想做「法律人」，最早想做法官，因為那時流行包青天……。

從文學家、外交官、司法官、律師到後來投入的公職，隨著年齡成長和生活體驗不同，他立志從事的理想工作也跟著變換，一貫不變的是熱誠服務與堅持公義的心，也因此在大多數人都還懵懂的年紀，他能清晰而明確地為自己的未來規劃出理想藍圖，並且一一完成。

農家貧困的物質生活更是淬練心志，支持他通過每一階段挑戰的重要磨練。猶記得大一升大二那年為了準備高考，過年沒回家，年節期間學校伙食團和校外小吃都休息，他走到新公園，那時有



人挑著扁擔賣麵，簡單吃一碗陽春麵，再走回去讀書，「這樣的日子不是一天兩天」，而「當時因為在比較困苦的環境，更能專心把書讀好」。回到當下，他想現在的孩子太安逸，已經不容易吃大苦。

公僕十八年，以建立法治社會為職志

從律師一腳跨進公職已有十八年，部長以「是緣份，也是機會」形容這不在他生涯規劃內的轉變。投入政壇的契機始自民國六十八年（1979），當時他的好友余茂阱先生力邀他進入省府地政處擔任主任秘書，感念余處長的器重，遂承諾襄助一年，當時立意一年後不論好與壞都要離開，回到事務所工作。未料，一年後辭職不成，他的想法逐漸有了改變：「如果堅持回來，和朋友大家傷感情，我也不好堅持，另外我也考慮到，做律師的業務，很多事都是反反覆覆，沒有什麼新奇的东西；尤其服務的對象，都是少數，他來找你，你才有機會幫助他，因此我就考慮，做公務員當然待遇不好，時間也被限制，但是可以幫更多人的忙，後來就全心全意把公務員做好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當公務員也有他的意義在，可以幫助很多人。」

自上任法務部長之後，雷厲風行，掃盡黑、白、黃三



道，他分析現今社會層出不窮的重大犯罪，是「我們現在在承擔以前累積下來的社會問題」。在鄉下長大，對社會基層的問題瞭若指掌，他意識到現在不做的危機，「將來政治、經濟、社會都會被黑道幫派掌控，我們再想要去做就沒有機會。這個工作做起來很辛苦，也很困難，但是現在還來得及……我們要永無休止、永不妥協的做下去，要導正、要掃蕩，合法的要保障，不法的要鏟除」。在掃蕩非法的同時，還要全面推動法治教育進入學校、社會、家庭、監獄、看守所及軍中所有環境，目前已在進行教材全面改寫、教師法學素養強化等，他樂觀地表示「預計三、五年之內，把社會治安做好，把法治社會的基礎建立起來」，凡是「被擺錯位置的人」（犯罪者）都能「回到他們應該有的位置，社會就會很穩定、有進步，國家自然長治久安。」

建立有序並尊重他人的社會要從小處做起。他舉鄰國日本為例，早年到東京大學研究時，「不管認不認識，早上見面都要哈腰九十度，互道早安，其實我心裡想：你們日本人欺負我們中國人，我實在不太喜歡你們。但還是哈腰和人互道早安，一天這樣的開始很愉快」。台灣民主的實施並不遜於先進國家，可是法治卻有待急起直追。

### 家國家社會，原是宗教家的熱誠

「我把時間給了國家給了社會」，下了班回到家，

繼續批公文到夜裡兩、三點是常有的事，於是被女兒戲稱為「生活上零品質」的工作狂。部長笑談有五千金是「超載」了，總覺自己疏於照顧，不過欣慰的是女兒們都按步求學中，且個個有顆善良正直的心，其中老大與老二也將繼承衣鉢，分別在法學研究與實務上各展長才，部長表示只希望「她們做她們最喜歡的工作」就好，並未有特別的期許。

支持這位成功男人的最大力量來自他的另一半——部長夫人林麗真女士。部長和夫人是班對，從大三開始交往密切，當時他正在接受司法官訓練，「特別需要她的幫助」，比方通知考試日期、抓重點、看筆記，尤其夫人的筆記「抄得非常工整」，這話一說完，部長頻頻澄清不是功利主義，兩人的確是在很自然的狀況下交往的。對於夫人以職業婦女，要教養五個孩子，努力經營圓滿的家庭生活，更以其專業協助部長良多；談起她，感恩之情溢於言表。

在法務部甫任滿一年，但剛正不阿的個性及果敢決斷的行事已為他凝聚政壇聲望，政治生涯無可限量。但你知道，被輿論視為「未來政院一張王牌」的他最期待的生活是什麼？「教書、寫文章」。就個人而言，他「仍有些失落感，希望將來像個宗教家一樣工作，到處勸人為善。再有一點時間，就悠遊山林田野之間」，重溫年少時文人雅士的美夢。

難忘良師耳提面命，期勉同學敦品為先

在台大二十四年，最令他難忘兩位恩師。一位是周治平教授（民國六十一年早世），學問很好，為人圓融，是部長學習待人處世的導師。另一位是碩、博士指導教授韓忠謨先生，治學處世非常公正嚴謹，讓一般人有嚴肅、不能親近的錯覺，故被同學綽號為「六法全書」，部長追隨他多年，深覺「偉大的人很寂寞」。若能同時獲得這兩位恩師的長處，終生將受用不盡，但「夫子之牆數仞」，學生只能習得一部分，幸運的是他身體力行，所以一直非常感激這兩位老師的耳提面命。

作為學生，他認為應把握學校學習的機會，才有基本條件在社會上立足，機會稍縱即逝，若不好好掌握，將來進入社會再學習，總是比較困難。此外，「人格品質也要有所砥勵」，他以校訓「敦品勵學、愛國愛人」中的「敦品」，期勉同學「要培養出自己健全的人格，能夠明辨是非善惡」，「若能從小處做到，進入社會，自然能做更多事，做更好的人」；「從愛自己開始」推及家人、社區，「再擴大到這塊土地，那就是愛國的範圍了」。（照片由法務部秘書室提供）

